

鲍廷博知不足斋旧藏善本流散考述*

黄 伟

摘 要 鲍廷博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徽州籍藏书家,一生藏书无数,但是其去世后所藏善本基本没有继续保存,令人惋惜。本文试图从目录学和藏书史的角度,探寻鲍廷博知不足斋所藏部分善本流散何处,希望藉此让世人更进一步了解藏书家藏书难而守书更难的道理。

关键词 鲍廷博;知不足斋;目录学;善本

分类号 G256

Abstract Bao Tingbo was a famous bibliophile in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life he has stored many books, but most of the books were lost in somewhere after his death. This paper will studies from bibliography and library history to searching for Zhi Bu Zu Zhai Library's lost books, the author hopes it will let people to understand; store the books is difficult, but stick to store books is more difficult.

Keywords Bao Tingbo; Zhi Bu Zu Zhai; Bibliography; Rare book

Class Number G256

1 鲍廷博其人其事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绿饮,晚号通介叟,祖籍徽州歙县长塘,著名藏书家、刊刻家。鲍廷博年幼时随父鲍思诩移居杭州,因此世称长塘鲍氏或歙县鲍氏,成年后又迁居桐乡县青镇杨树湾。鲍廷博父鲍思诩一生不惜巨金求购宋元版本,这也深深的影响了鲍廷博以致于他后来将藏书室命名为“知不足斋”,取《大戴记》“学然后知不足”之意。鲍廷博一生淡泊名利,但对藏书事业却有独特的情感。卢文弨曾评价鲍廷博“生而笃好书籍,于人世一切富贵利达之足以艳人者,举无所药于中,而惟文史是耽。所藏赛多善本并有人间所未尽见者。进之秘省之外,复不私以为枕秘,而欲公之。”^[1]凭借丰厚的财力,鲍廷博与其他江浙藏书家如黄丕烈、陈鱣、吴騫、朱文藻、钱大昕等互通有无。浙江巡抚阮元也曾多次至杨树湾观看知不足斋的藏书,并与鲍廷博谈论古籍,鲍廷博则“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收藏几次抄刊,真伪如何,校勘如何,无不矢口而出,问难不竭。”^[2]

鲍廷博一生不仅藏书而且还刻书,因此刻书也就成为了其藏书事业的一部分。赵怀玉曾言

“鲍君以文识旷行高,自其先人嗜文籍。君复动搜遐访,积数十年家累万卷。丹铅校勘日手一编,人从假借未尝逆意。既又以其异本刊为丛书曰:‘物无聚而不散,吾将以散为聚耳。金玉环贝世之所重,然地不爱宝耗则复生。至于书则作者之精神性命托焉。着古昔之暗暗,传千里之恣恣者甚伟也。书愈少则传愈难,设不广为之所,古人几微之绪,不将自我而绝乎?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惧其书之不能久聚,莫若及吾身而善散之也’。”^[3]纵观鲍廷博一生,其刊刻书籍无数,规模宏大,仅知不足斋丛书就 30 集,202 种 240 册。鲍廷博的私人刻书也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肯定,嘉庆十八年(1813),嘉庆皇帝曾询问浙江巡护方受畴有关鲍氏知不足斋丛刊续刊的问题,方受畴不久复嘉庆帝鲍氏续刊之二十六集,并代递鲍廷博知不足斋丛刊的前二十六集。于是,嘉庆帝大为高兴,并嘉奖鲍廷博“生员鲍廷博于乾隆年间恭进书籍,其藏书之知不足斋仰蒙高宗纯皇帝宠以诗章,朕于几暇亦曾加题咏。兹复据浙江巡抚方受畴代进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六集,鲍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绩学老而不倦。着加恩赏给举人,俾其世衍书香,广刊秘籍亦艺林之胜事也。”^[4]

其实,真正让鲍廷博名垂千古的还是他与《四库全书》的故事。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政府开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徽州藏书研究及其存世文献的调查、整理与利用研究”(项目编号:12BTQ026)阶段性研究成果。

设四库馆遍访天下遗书,并谕令:“江浙人文渊藪,其流传较别省更多。果能切实搜寻,自无不渐臻美备,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如能向此等人善为咨询,详加物色,因而四处借抄,仍将原书迅速发还,谅无不踊跃从事。”为了打消民间藏书家的顾虑,乾隆帝还表示“至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现降谕旨甚明,即使将来进到时其中或有妄诞字句,不应留以贻惑后学者,亦不过将书燬弃,转输其家不必收存,与藏书之人并无干涉,必不肯因此加罪。”^[5]清政府明确表示修书是为了保书,因此鲍廷博命儿子包士恭将家藏精醇秘本 600 余种呈交给四库馆。《四库全书》在编修过程中采录了鲍士恭进呈的 250 余种善本,另外存目 129 种,相对于其他各家,鲍士恭所献之书的采用率是非常高。为了表彰这些藏书家为《四库全书》所作的贡献,乾隆三十九年(1774)上谕:“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为浙江之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尽藏,子孙克守其业,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觐。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永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6]乾隆皇帝还特在鲍廷博呈贡的《唐阙史》和《宋仁宗武经总要》上题咏,如《唐阙史》上所题诗“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长编大部都度阁,小说卮言亦入橱。”^[7]乾隆皇帝后来甚至把自己的内府书房命名“知不足斋”。1779 年,鲍廷博又得到乾隆帝御赐的《伊犁得胜图》,1780 年乾隆帝南巡,鲍廷博蒙受召见并获赐大缎两匹,1787 年又得到乾隆帝御赐的《金川图》一份。嘉庆时鲍廷博又多次获嘉奖并得到“举人”赏赐,其一生可谓荣耀至极。

2 鲍廷博藏书交友活动

鲍廷博一生以书交友,通过书籍的赠送、互抄和互勘既丰富了知不足斋的藏书,又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藏书朋友。关于鲍廷博的藏书交友,朱文藻曾言“君读先人遗经益增广之,令子士恭复沈酣不倦,君子曰志祖。盖嗜书累叶如君家者可谓难矣。三十年来,近自嘉禾、吴兴,远而大江南

北,客有旧藏钞刻异本来售武林者,必先过君之门,或远不可致则邮书求之。浙东西诸藏书家若赵氏小山堂、汪氏振绮堂、吴氏瓶花斋、汪氏飞鸿堂、孙氏寿松堂、郑氏二老阁、金氏桐花馆,参合有无互为借钞。”^[8]正是由于鲍廷博“生平酷嗜书籍,每一过目,即能记其某卷叶某讹字”,因此“有持书来问者,不待翻阅见其板口,即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讹若干字,案之历历不爽……稍有积蓄为刊书所罄,或未见之书,必典衣购之,友朋贫而好学者,每以全部丛书赠。”^[9]乾隆乙巳(1785),鲍廷博与方薰、赵怀玉、程世铨等聚于金得舆的桐花馆一起欣赏宋刻《鉴诫录》。此书原为顾广圻从徐七来家所得,后归程世铨所有,九月程世铨携带此书至金德舆家,与藏书好友一起观赏此秘本。赵怀玉记载“金云庄招课其子承荫,桐乡地僻,无酬应之繁,云庄又许素冠从事,遂赴其招。与鲍以文、方兰士晨夕相处,日以校勘经史为事,暇则下《孝经》、《金刚经》,以作书课。”^[10]

对于自己的藏书鲍廷博经常是以书会友,只要友人需要总是慷慨赠送。1780 年吴騫的拜经楼正式建成,恰好“鲍君绿炊尝购得明郑昉的《拜经图》见贻。”^[11]吴騫为此十分高兴立即和诗一首“学古名楼事偶符,故人携赠出天都。只缘个里诗书气,不共烟云化绿芜。三径荒烟带草青,千竿纤竹自娉婷。主人未必全如我,不解穷经只拜经。”^[12]通过赠送书画,鲍廷博与吴騫之间的友情进一步加深了,吴騫还时常请鲍廷博帮其鉴定版本的好坏并为善本题跋。又如吴騫的《荆南倡和集》1 卷,旧抄本,本为鲍氏的知不足斋藏书,由于吴騫喜欢此书,最后鲍廷博遂将此赠给吴騫。吴騫曾在书中的题跋写道“元、明之文极为郑明德、高青邱、徐幼文诸公所称尚,传本绝少。予以鲍以文知不足斋借得……嘉庆壬申季冬海宁八十岁老人吴騫跋。”^[13]同样,大藏书家黄丕烈也曾得到鲍廷博不少赠书,诚如他在《古逸名先生集》跋语中写道“辛未三月初,游嘉禾遇淶饮鲍丈于爽溪桥下。昼则同息夜则联舫,纵谈书林旧闻亶亶不倦,真快事也。越日同至本立堂坊舫,取其家抄传秘册赠余,得《古逸名先生集》一卷,精妙绝伦,他日珍之,当不减汲古阁抄本矣。”^[14]嘉庆十一年(1806),鲍廷博还将明代姚宽丛书堂抄本《嵇康集》、元刻本《契丹国志》、活字本《范石湖集》、旧抄残本《元朝秘史》半卖半送的形式让给了黄丕烈。钱塘藏书家吴玉墀也曾得到鲍廷博的赠书,其在

2014 年 7 月 July, 2014

《读书敏求记》跋语中道“是书抄为知不足斋藏本，癸巳夏鲍兄举以赠予，昔竹垞太史乞抄于也。”^[15]

鲍廷博还经常把自己的秘本供他人校勘或者借抄。好友戴光曾言“余与鲍文渌饮交二十余年矣，余之性爱古书及搜罗前人秘籍，皆渌饮讲习讨论。每得异书彼此借抄，相与传观订正以为乐。渌饮老年贫病，且有家累，不通音问经年矣……检渌饮归余之书及借抄之本，内有二册系渌饮手校前人遗集，久假未归者，共四种。此《秋堂集》则余已录之副本也。既叹渌饮老境之衰，益惜秘书之不可再得。”^[16]赵素门曾得到鲍廷博的帮助，诚如他在《敷文郑氏书说》的跋语中说道：“乾隆壬辰予读书杭董浦先生家，得见抄本急录而藏之，今又见吾友鲍以文抄本，借而互校正其讹字，写一净本，以此等书乃世所罕者，故不惜笔墨之劳也。”^[17]

当然鲍廷博也会借抄他人秘本校勘或者抄录，如《近事会元》5卷，鲍廷博就曾借吴枚庵的本子加以校勘。《钓几立谈》1卷，鲍廷博打算将此书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四集，为校勘此书，也曾借吴枚庵的本子校勘过。他在序跋中言及此事：“右《钓几立谈》一卷，作者自称‘叟’，不署姓名，据《十国春秋》以南唐史虚白撰。栋亭曹氏刻于维扬，遂以其名列之首简……元本凡百二十条，已亡佚过半，栋亭刊本复多残缺，枚庵漫士得汲古阁旧钞……丁酉孟冬，予访旧吴阊，获从枚庵借录，既尚毛本之佳，益惜曹刻之陋，遂命梓氏亟刊正之，且以酬枚庵校录之勤也。”^[18]1807年4月，八十岁的鲍廷博还拜访陈鱣，专门讨论宋赵彦卫《云麓漫抄》的版本问题。陈鱣在《云麓漫抄》感叹道“嘉庆十一年夏日，从拜经楼借得是本，携至吴中。今春始得倩人传录甫竟，遂手录渌饮前后三跋，并拜经楼主人所跋所评，细校一过，至吾师朱子则称师云，以别之。渌饮扁舟过吴，见访，相于把玩，为之一快，且谓余曰：‘此书尚缺数页，故未刊入《知不足斋丛书》。’渌饮年八十矣，尚健饭，行不扶杖，时携书卷往来杭、嘉、苏数郡见，其好古清兴正复不异昔日也。”^[19]宋代熊方的《后汉书年表》鲍廷博曾经自己校勘过，但是后来又请求好友钱大昕、钱大昭重新校勘。钱大昕曾记载道“歙包君以文得熊氏《后汉书年表》，手自雠校，将刻以行世。以予粗涉史学，属覆校焉。予弟晦之，尤熟于范史，因与参考商略，正其传写之讹脱者，两阅月而毕事。”^[20]鲍廷博一生藏书无数，至交也是无数，以藏书为中心

的交游活动构成了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鲍廷博旧藏善本国内流散情况

鲍廷博生前藏书无数，但去世不久其藏书就开始逸散，基本没有保存下来，令世人惋惜。鲍廷博生前曾亲眼见到同乡汪启淑去世后，开万楼所藏之书到处流散，不禁感叹道“嗟乎，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即如泰兴季氏、花山马氏、桐乡汪氏、武林赵氏、王氏以及健庵、江村之富且贵焉，而此书不数十年间屡易其主，若传舍然，况余之薄弱，其能长守而弗失乎？亦冀后我者知所爱护而已。”^[21]因此鲍廷博临终前曾经要求子孙继承自己的藏书事业和续刻《知不足斋丛书》，虽然后人完成了他续刻《知不足斋丛书》的遗愿，但是藏书事业却没有继承下来。

根据现有的资料记载，鲍氏去世后大部分的善本被丁氏兄弟善本书室、劳氏丹铅精舍以及陆氏韶宋楼收藏。鲍廷博生前每得一善本就会写跋语，而且印上自己的藏书印。他的藏书印主要有：鲍以文藏书记、廷博、通介叟、歙西长塘鲍氏、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书印、知不足斋藏书印、天都鲍氏困学斋、老屋三间赐书万卷、遗稿天留等。笔者根据藏书印信息对鲍廷博去世后知不足斋的部分善本流散进行了考略，主要以清末民初各家的藏书目录为中心。

根据丁氏兄弟《善本书室藏书志》记载，其善本书室藏有鲍廷博流散的善本至少有以下：《班马异同》35卷，明刊本，丁氏记载为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孤臣泣血录》1卷，明刊本，有“潢川吴氏收藏图书”、“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郭天锡日记》1卷，精钞本，此书先为鲍廷博所有，后归劳氏丹铅精舍，最后归丁氏，有鲍廷博两跋，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游志续编》2卷，旧钞本，有鲍廷博序跋等。《明医类案》12卷，明万历刊本，丁氏记载为鲍氏知不足斋藏书。《瞽隅子歙歙琐微论》，宋刊本，此书经过季振宜、徐乾学、严元照等人收藏，后为鲍廷博所有。《吹剑录外集》1卷，旧钞本，丁氏记载为鲍以文校藏，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候鯖录》8卷，明芸川书院刊本，有鲍廷博朱笔跋语，现藏南京图书馆。《玉照新志》5卷，旧钞本，丁氏记载为鲍以文校藏，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徐公文集》30卷，有鲍廷博校语，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安岳冯公太师集》12卷，丁

氏记载为知不足斋钞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默斋遗稿》2卷,钞本,先为鲍廷博所有,后为劳平甫藏书,最后归丁氏。《彝斋文编》4卷,知不足斋钞本,后为陈仲遵藏书,有“知不足斋抄传秘册”等印记,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方虚谷桐江集》4卷,鲍氏钞校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虚谷桐江续集》37卷,鲍氏钞校本,现藏南京图书馆。《乐志园诗集》8卷补遗1卷,旧钞本,丁氏记载为鲍以文校藏,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危太朴云林集》2卷附文4卷,旧钞本,丁氏记载为鲍氏藏书。《宋林和靖先生诗集》4卷附录1卷,明正德刊本,现藏南京图书馆。《国秀集》3卷,旧抄本,有“樵李项药师藏”、“秀水朱氏潜采堂”、“歙西鲍氏知不足斋藏书诸印”等印。《五代春秋》2卷,叶石君手抄本,此书经叶石君、邵晋涵、鲍廷博、赵未辛、张芑堂、姜贞毅等递藏。

另外善本书室还藏有:《近事会元》5卷,旧钞本,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青社黄先生伐檀集》2卷,明嘉靖刊本,有“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苑陵李之郇藏书”等印记。《无为集》15卷,旧钞本,有“曹溶之印”、“世守陈编之家”等印记。《北湖集》10卷,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周翰林近光集》3卷附丛集1卷,旧钞本,有“红豆山房校藏善本”、“惠栋之印”、“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记。《蛻庵诗》4卷,有“歙西长塘鲍氏藏知不足斋藏书印”等印记,现藏于南京图书馆。《读书敏求记》1卷,精抄本,丁氏记载为鲍以文、吴小谷藏书。《归潜志》14卷,知不足斋钞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李元兵文集》5卷,丁氏记载为鲍氏知不足斋抄本,陈仲渔校藏。《王黄州小畜外集》残本7卷,影写宋本,有“太原叔子藏书记”、“鲍氏知不足斋藏”等印记。《济南集》8卷文萃2卷杂记1补遗杂记1卷,旧抄本,有知不足斋识语。《东台集》10卷,知不足斋钞本,卷中有“知不足斋”四字。《白云集》3卷,有“知不足斋鲍氏以文藏书”、“翰林院”等印,此书为四库开馆时鲍廷博呈送之书,后发还给鲍廷博,现藏于南京图书馆。《梧溪集》7卷,明洪武本,有“马思赞印”、“仲韩”、“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记。《文原》1卷《文断》1卷,旧钞本,有“古欢书屋”、“鲍氏知不足斋藏书”等印记。《绮川词》1卷,丁氏记载为知不足斋钞本,后为劳氏校藏。《龟峰次》一卷,先为鲍氏收藏,后归劳氏,最后为丁氏所有,现藏于台湾

“中央图书馆”。《鬼谷子》3卷,丁氏记载为鲍以文校抄本,现藏于南京图书馆。《灞山集》3卷,抄本,有鲍廷博跋语。《心斋词》1卷,明抄本,有鲍廷博的题记。《乐斋词》1卷,明抄本,有鲍廷博题记。《简斋词》1卷,明抄本,丁氏记载为鲍以文校藏。《竹洲词》1卷,明抄本,有鲍以文朱笔校过字迹。《虚斋乐府》2卷,明抄本,有鲍氏朱笔校勘字迹,现藏于南京图书馆。《演繁露》16卷《续演繁露》6卷,明刊本,有“世守陈编之家”等印。《李遐叔文集》4卷,精抄本,四库开馆时,鲍廷博曾将此书呈贡。

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也藏了不少鲍廷博的书籍,大概有300种,主要为鲍廷博自己著书和一些普通本以及知不足斋丛书刊本。如《补汉书兵志》1卷,宋钱文子撰,陈元粹注。《两汉刊误补遗》10卷,宋吴仁杰撰,抄本。《后汉书补表》8卷,清钱大昭撰。《三国志补注》6卷附诸史然疑1卷,知不足斋单刊然疑本。《新唐书纠谬》20卷,宋吴镇撰,钞本。《五代史记纂误》3卷。《五代史记纂误补》4卷。《逸周书补注》32卷,清陈逢衡撰。《古今纪要逸编》1卷。《蜀难纪略》1卷,明沈荀蔚撰。《道命录》10卷,宋李心传撰。《江西诗派小序》1卷,宋刘克庄撰。《钱塘先贤撰赞》1卷,宋袁韶撰。《庆元党禁》1卷,不着撰人名氏。《万柳溪边书话》1卷,元尤玘撰。《浦阳人物记》2卷,明宋濂撰。《碧血录》2卷,明黄煜撰。《江西诗社宗派图录》1卷,清张泰来撰。《五经博士考》1卷,清张金吾撰。《宜州家乘》1卷,宋黄庭坚撰。《骖鸾录》1卷,宋范成大撰。《吴船录》2卷,宋范成大撰。《入蜀记》6卷,宋陆游撰。《北行日记》2卷,宋姜夔撰,《寻亲纪程》1卷滇还纪程1卷附录1卷,明黄向坚撰。《北行日记谱》1卷,明朱祖文撰。《虎口余生记》1卷,清边大绶撰。《两孝子寻亲记》1卷,清翁广平撰。八千卷楼中收藏鲍廷博的刊本和普通本,现有不少也藏于南京图书馆。

根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记载,其皕宋楼收藏鲍廷博流散的善本至少有以下:《吹剑录》1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鲍以文藏书。《古逸名先生集》1卷附录1卷,旧抄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江南野史》10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旧藏。《庶斋老学丛谈》3卷,旧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敏求机要》1卷,旧抄本,有鲍廷博题跋,现藏上海图书馆。《新刊校订集注杜诗残本》6卷,宋刻本,有“知不足斋主人所怡”等印。《日涉园

集》10卷,旧抄本,卷中有鲍廷博跋语。《紫岩于先生诗选》3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沈椒园旧藏,后归鲍氏,有劳氏手跋,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方虚谷桐江集》20卷补遗1卷,旧抄本,有鲍廷博的跋语及藏书印。《竹素山房诗集》3卷附录1卷,旧抄本,有鲍廷博的跋语,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严陵集》9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知不足斋旧藏。《辛巳泣薪录》1卷,旧抄本,有鲍廷博跋语。《疑狱集》3卷,旧抄本,先为鲍廷博所有,后鲍廷博赠给吴太初。《广川花跋》6卷,沈晴川手抄本,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旧藏。《琴史》10卷,鲍以文校宋本。《宾退录》10卷,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校宋本。《斜川集》8卷,鲍以文手抄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

另外韶宋楼还藏还有:《平庵悔稿》16卷《丙辰悔稿》1卷《悔稿后编》6卷,旧抄本,鲍以文手校藏书。《信天巢遗稿》1卷附林湖遗稿1卷江村遗稿1卷疏寮小稿1卷,为鲍以文手校本。《棠湖诗稿》1卷,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手校本。《剡源先生文集》30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旧藏,1923年傅增湘先生曾在上海古书流通处见过此书,现藏上海图书馆。《栲栳山人集》3卷,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校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夷白斋稿》12卷,明初刊本,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手校。《柘轩集》5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旧藏。《临安集》10卷,旧抄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吴礼部别集》1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鲍以文旧藏。《钓几立谈》2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鲍涑饮旧藏。《西溪丛语》2卷,鸣鹤馆刊本,劳巽卿校补,先为鲍氏所有后归劳氏。《经鉏堂杂志》8卷,明刊本,陆氏记载为鲍涑饮校。《寇忠愍公诗集》3卷,鲍涑饮校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广湖遗老诗集》9卷拾遗补遗各1卷,陆氏记载为鲍涑饮旧藏。《洪龟父集》2卷,陆氏记载为鲍涑饮校本,现藏山东省图书馆。《西渡记》1卷补遗1卷,鲍廷博手校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老圃集》2卷,鲍涑饮手校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燕堂诗稿》1卷,陆氏记载为鲍涑饮手校本。《断肠集》10卷后集4卷,旧抄本,有鲍廷博的手跋。《梅山续稿》17卷,旧抄本,鲍廷博手校本。《传于劭诗集》8卷,旧抄本,陆氏记载为鲍涑饮旧藏,现藏上海图书馆。《友石山遗稿》1卷附录1卷,鲍廷博手抄本,现藏中山图书馆。《诚斋诗话》1卷,鲍廷博手抄本,鲍氏手跋曰“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三月二日,

借鹤年先生藏本校于桐花馆,是日北风扬沙尘埃堆满室肩鏊窗户无少隙漏,如闭车厢中做新妇也。”^[22]

陆心源去世后,家族生意开始衰败。及至1910年,陆心源儿子陆树藩将韶宋楼大部分的书籍出售给日本静嘉堂,这其中包括宋版善本124部2779册;元版善本116部2070册;金版善本1部10册。鲍廷博被陆氏所收藏的善本不少流落于日本。

根据瞿氏《铁琴铜剑藏书楼目录》记载,其铁琴铜剑藏书楼收藏鲍廷博流散的善本至少以下几种:《宁极斋稿》1卷附《慎独斋稿》1卷,旧抄本,卷中有“嘉庆丁卯八月知不足斋重抄通介叟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咸平集》30卷,旧抄本,卷首有“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等印。《南海百咏》1卷,旧抄本,有“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等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溪堂集》10卷,钞本,有“歙鲍氏知不足斋藏书”、“海宁杨芸士藏书之印”等,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杨氏的海源阁藏有以下几种元本《东坡乐府》两卷,2册,杨氏记载旧为鲍廷博藏书。《元本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前集》10卷后集10卷续集10卷别集10卷,20册,杨氏记载为鲍廷博藏书。《咸淳临安志》,陆心源在《仪顾堂题跋记》中云“徐建庵传是楼藏本后归高江村,乾嘉间为鲍以文所得归之孙氏,今归山东海源阁杨氏。”^[23]此书现藏国家图书馆。海源阁由于几经战火,大部分书籍流散各地,最后无法考证其下落。

其他藏书目录的相关记载也有不少:如根据潘祖荫的《滂喜斋藏书记》记载,其滂喜斋藏有鲍廷博流散的善本至少有1种:钞本《说学斋》稿2册,潘祖荫记载旧为文瑞楼和知不足斋藏书,有鲍廷博识语。莫友芝的《宋元旧书经眼录》记载所见过的鲍廷博藏书有至少有1种:《静斋至正直记》4卷,旧写本,莫友芝记载为鲍氏藏书现藏国家图书馆。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记载有至少有1种:《游志续编》,旧抄本,张金吾记载为鲍廷博藏于,卷内有“嘉庆甲子十一月望,通介叟鲍廷博识于知不足斋”,民国年间,傅增湘曾经眼过。陈忠孚的《郑堂读书记》记载至少有1种:《列女传》16卷,周中孚记载为知不足斋藏版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此外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鲍廷博的不少钞校本如:《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桂林田海记》1卷、

《钱塘遗事》10卷、《武林旧事逸》4卷、《宋景文公笔记》3卷、《云烟过眼录》1卷等。上海图书馆也藏有不少鲍廷博的钞校本如:《寓简》10卷、《契丹国志》17卷、《汴都遗闻》1卷、《山民诗集》1卷、《赵宝峰先生文集》2卷、《孙明复小集》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知不足斋抄本《江湖后集》等。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山东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也有不少鲍廷博旧藏善本。

4 鲍廷博旧藏善本海外现存状况

民国以来由于战争不断,大量的古籍流散到海外,鲍廷博的旧藏善本也不例外。根据相关记载和考证,鲍廷博旧藏善本在境外分布广泛。限于各种条件,笔者只是粗略的考证了鲍廷博旧藏的流散情况,大致如下:

台湾“中央图书馆”有以下善本:《钦恤录》,明抄本。《辩惑编》4卷附录1卷,明万历刻本。《圣宗景祐干象新书》30卷附拾遗不分卷。《佩韦斋辑闻》4卷,抄本,为鲍廷博手校本。《敬斋古今黠》8卷,知不足斋抄本。《云谷杂记》4卷卷首1卷卷末1卷,抄本,有“知不足斋恭摹”。《嵇康集》10卷,明抄本,有“知不足斋藏书”印记。《羽庭集》6卷,抄本,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玉山璞稿》3卷《玉山逸稿》4卷附录1卷,知不足斋抄本。《静思先生诗集》2卷,抄本,有“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等印。《夷白斋稿》35卷外集1卷,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丁鹤年先生诗集》4卷附录1卷诗稿续1卷补卷集外诗1卷,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千顷堂书目》32卷,为鲍廷博赠给吴騫之书,有“拜经楼吴氏藏书”等印记。《宋遗民录》15卷,明嘉靖刻本。《名贤录》7卷,抄本,有“知不足斋鲍以文藏书”。《传是楼书目》不分卷,知不足斋抄本。《叶氏菴竹堂碑目》6卷,知不足斋抄本。《九章算经存》5卷,鲍氏知不足斋抄本。《两宋名贤小集》110卷,旧抄本,有鲍廷博和劳权跋语。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以下善本:《兵录》14卷,明崇祯刻本。《环谷集》8卷附录1卷,清初刻本,此本为四库馆发还本,有“翰林院印”等。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华夷花木鸟兽真玩考》,明万历刻本,有“鲍以文藏书记”等印。

日本国内各文库藏有以下善本:《敏求机要》,古写本,有“鲍涑饮藏书记”,现藏静嘉堂文库。《庆元党禁》1卷,鲍涑饮手写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吹剑录》1卷,古写本,鲍涑饮手识本,现藏于静嘉堂文库。《采石瓜州晁亮记》1卷附录1卷,写本,鲍廷博手校文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广州书跋》6卷,沈晴川手写手识本,鲍廷博旧藏,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温庭筠诗集》7卷别集1卷,明洪武刊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有“知不足斋”等印记。《寇忠愍公诗集》3卷,古写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鲍涑饮手校本。《倚松老人诗集》2卷,清人写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有“曾在鲍以文处”等印记。《谢幼槃文集》10卷,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日涉园集》10卷,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鲍廷博手识本。《毅斋诗集》1卷别录1卷,鲍廷博知不足斋抄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古梅吟稿》6卷,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断肠集》10卷,古写本,鲍涑饮手校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吴允文集》1卷,古写本,鲍涑饮手校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石屏诗集》8卷东皋子诗集1卷附录1卷,明弘治刊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古逸民先生集》1卷附录1卷,鲍涑饮手识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紫岩于先生诗选》3卷,古写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桐江集》(方虚谷桐江集)(残本)4卷,补遗1卷,古写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鲍廷博手识本。《桐江续集》(虚谷桐江集)(残本)35卷,古写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竹素山房诗集》3卷附录1卷续附录1卷,古写本,鲍以文手识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燕石集》10卷,鲍廷博摹写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侨吴集》12卷,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等印记,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樵云独唱诗集》6卷,有“知不足斋藏书”等印记,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麟原王先生文集》12卷后集12卷,鲍廷博知不足斋影写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友石山人遗稿》1卷附录1卷,鲍廷博知不足斋写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云松巢朱先生诗集》3卷,鲍廷博知不足斋写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严陵集》9卷,古写本,

2014年7月 July, 2014

鲍廷博手识文本,现为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皇元风雅》(前集)6卷(后集)6卷,元刊本,现为日本大仓文化财团收藏。

5 鲍廷博藏书事业的影响

鲍廷博生前因藏书而刻书、因刻书而藏书,财力消耗巨大最终导致家族经济无法支撑。以刻书为例,仅《知不足斋丛书》就先后刻录三十集,其中前二十七集由鲍廷博所刻,后三集由其子鲍士恭续刻,共收书 208 种(含附录 12 种),这种规模连官府刻书也难以企及。以明末的浙江为例,当时的浙江布政司所刊刻 17 种书籍、按察使所刊刻 11 种书籍、杭州府所刊刻 30 种,三个官方机构加起来也只有 58 种;清末建立的浙江官书局(1867—1913),半个世纪也就刊刻了 200 多种,这些根本无法和鲍氏刻书相提并论。

鲍廷博一生因不断藏书和刻书而最终破产,在没有获得政府任何资助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藏书而刻书导致家境败落在明清徽州私人藏书家中比比皆是,但是大量的徽州藏书家仍然乐此不疲,也许其中的原委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体会得到。对于藏书,鲍廷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若夫书则为人精神之所寄,而其人即天地灵气之所钟,虽为百物中之一物,而世之宝贵又不与朱玉货财同。盖朱玉货财,尽人而好也。尽人而好则尽人得而有之,其散也速;奢书者千万人中仅一二焉。于好为最癖,既为癖好自不难独聚,然而无好之者继起,则烟云纷乱,又率先珠玉货财而散落人间。”^[24]虽然鲍廷博意识到生后所藏之书可能会流散,但还是一再告诫子孙继承自己的藏书事业。

纵观明清以来的历代藏书家,他们生前虽然都拥有大量的藏书,但是去世后这些藏书大都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实在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为了让后世子孙继承藏书事业,有的藏书家在藏书印上刻有不少勉励后代藏书的字眼,如毛晋“毛氏藏书子孙永宝”、“毛氏图书子孙永保之”;陈鱣“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杨以增“禄易书,千万值;小胥钞,良友贻,阁主人,清白吏;读曾经,学何事;愧蠹鱼,来食字;遗子孙,承此志。”尽管如此,藏书家生前藏书而生后失书这个怪圈,似乎徽州藏书家乃至大部分的明清藏书家都没有能够逃脱,藏书家

藏书难而守书更难。总的来说,鲍廷博的藏书举措值得后人赞扬,他的藏书是以保书为目的,而刻书则是为了更好的藏书。正是因为有鲍廷博先贤们的一生的不懈努力,我国的不少历史文献得以流传至今。因此,对于鲍廷博的私人藏书理念,世人应该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 [1]叶昌炽,王欣夫. 藏书纪事诗补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28.
- [2]阮元. 擘经室文集[M]. 四部丛刊景清道光本:276.
- [3]同[1].
- [4]刘尚恒. 鲍廷博年谱[M]. 合肥:黄山书社,2010:270.
- [5]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69.
- [6](清)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2008:2.
- [7]王河. 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427.
- [8]同[1]:527.
- [9]同[1]:526.
- [10]同[4]:153.
- [11]吴騫. 拜经楼诗集[M]. 清嘉庆八年刻增修本:155.
- [12]同[11]:46.
- [13]吴寿暘.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83.
- [14]黄丕烈.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M]. 清光绪十年滂喜斋刻本:162.
- [15]丁丙. 善本书室藏书志[M]. 清光绪刻本:269.
- [16]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57-758.
- [17]陆心源. 皕宋楼藏书志[M]. 光绪万卷楼本:34.
- [18]同[4]:89.
- [19]同[13]:111.
- [20]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 清嘉庆十一年刻本:217.
- [21]同[13]:78.
- [22]同[17]:126.
- [23]陆心源. 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9:67.
- [24]任继愈. 中华传世文选[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458.

作者简介:

黄伟(1983—),男,安徽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安徽,合肥,230039.